

皇明政要

皇明政要卷之六

定禮樂第三十七

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休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

今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爲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者也可不惜哉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撥勑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

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和
不敬亦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
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
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
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
今一切流俗諠譟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乎古乃詔有司各

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
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
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
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
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爲一會糧長或里長
土之或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
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與賢
又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
律余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

演習之且命御史大夫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
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十七年正月

大禮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
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
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
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世之律呂出入爲智巧之私大時與地氣不審
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

垂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
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
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
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
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
而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

聖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
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
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誡大抵禮樂者治平之
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任政事之間宜知此
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禮部尚書崔亮奏言禮所以辨上下防奢僭也今喪
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
儀制上得以庶下下不得以僭上乃雖有餘不許過
度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

太祖從其言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言兩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魀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
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爲奢不及爲儉仲尼曰其奢也寧儉
允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
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旣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

祖宗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于心爾等其議爲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亦皆有文當時又有儒臣惜乎制作未能如古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博求名儒用稱朕意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驛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謁

陵展敬之儀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二人試言之士奇對曰

周禮二王屬既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

中皇太孫殿下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

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

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檢筆

命士奇足名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洪熙元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
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羣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
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

山陵甫畢事恐遽即吉而明日亦不欲見羣臣震曰四方

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

天顏

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等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

謹祭祀第三十八

興元年十一月

太祖沐浴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古制合否
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周有明堂
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
事

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鼎曰

王祖創業之初首數

郊丘之制既創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

此誠前代之所不及

主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于安敢不
盡其誠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庶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
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
鬼神幽隱而有怠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隱
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

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祭

天子親祀

四丘方丘

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諭之曰凡祭享之禮歲牲豕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

神必歆之如庶人一紙鮮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爲享醑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

原缺

晉書杜韓世忠岳飛張浚傳爾忽憐爾亦老溫伯
顏阿木安童凡三事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以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於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
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若
宋趙普資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
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
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
潘美皆節義忠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
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
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三十年十月

太祖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
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
正承惟爲治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岳五鎮四海
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

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
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
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於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
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
嶽鎮海瀆皆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郡縣城隍神號體以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
當時初封以稱實號後世稱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稱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止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理爲常用稽今以禮祀神之意

太宗初即位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

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爲本
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此誠敬庶
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千
衆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
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於本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能又曰此皆仿印開國之臣既自有
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爲令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達覽慕容超郊

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
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
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
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
所行反道背德而於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
福之理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輔佐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蓋實有禋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柔威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宣德八年正月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白早衙不視朝既至

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待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皇明政要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二

洪武三年四月

太祖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

炭乃躬率師捷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安生民念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實非私

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

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

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
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
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洪武九年正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

蘇制令延安地遙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
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害難
之民必然受害故當令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以而解
請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果以往衆至邊上常將
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致有失矣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廣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
階州界於西我有水環坑治以青綠紫泥賴得兵取
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兵部臣曰蓋力求利滿之計爲開邊啓釁帝三之

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然悉閉絕之恐此途一
開小人視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
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
於但知趨利不知有害不可聽也

洪武二十五年

上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宗胡虜每秋高馬肥知
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爲邊患古
來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
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

永樂二十二年

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諭兵部尚書李應

日久城墮池湮所曰

衛民宜下各都司督令

傾塞者於軍士農租

邊境則不候展限即

宣撫九年二月免

供歲炭役及邊軍

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

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

以他役衆雖山谷所有然

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

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三月開平守將蔡溫

上舉其苛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

惟殘虐叛服不常古人制夷

國糧苟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
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
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
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警備之

宣德七年九月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警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
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
預整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
號令整肅部伍堅利軍兵以振耀武威使虜懾服不

敢侵掠而違教亦凶逆之策也

禦史奏第四十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三納哈出止歸納哈出者木
華黎裔孫也

太祖初獲之以其孫元三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
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
達等以爲廣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教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
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汝有父

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
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三年秋八月滿達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
張敬之等奏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
達開婆又喻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
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雨露所降無不奉表稱臣渤泥
以彈丸之地乃欲抗拒

天威邪王大倍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執即折之曰王既

知

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簾几案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舒當遣舟入貢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

趾占城聞婆西則吐蕃此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
于道上即行也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
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扶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
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
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聞婆有人問王曰
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聞婆矣
王惑之扶復走見王王辭以疾扶太言謂宗恕曰爾
謂聞婆非中國臣邪聞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

者還朝大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
曰教聞命矣乃入白三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
逸等四人入朝詔發行王以金佩刀吉具布為贈秩
穀然辭之王頗近待曰中國使者庶潔乃如是邪聞
婆來入討索毋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
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教之各賦一詩王
太悅書示板中縣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感
左右言今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
不還矣秩恐王不前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

者之言如此亦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
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
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
同館已而遣歸

寵賚其主甚厚

洪武十二年閏五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
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
不慕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

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
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中國方
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
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
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
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

永樂初西北諸胡來貢今光祿卿酒斂既罷禮部尚
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以向化邊境已寧

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
間於夷狄撫之有以則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
帖況虜亦饑食渴飲有人心者何不可馴哉
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元年九月命右平都督同知韓觀佩征討
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諭之曰廣西蠻民易
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恩撫之至不得已而
所以撫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

鎮之宜務德爲本毋專事殺戮庶能副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大學士楊榮從征北虜正置
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
太宗曰卿言深合朕意遂敕中官山力哥及所獲譯者
虜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佐奏
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寇四叔光等聚二江邊
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捕之

太宗命兵部尚書李處士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勁
兵三千并闕浙西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大
學士楊榮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
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
爲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聚其爲盜之心況
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太宗曰卿言是也可敕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
兵剿滅未晚也旣而果悉順服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保軍陽侯陳德為前鋒遇驍粗
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德以其部屬入見也

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稍前與語遂遣還誠困入賴來歸但為阿魯台等

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臣拜幸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

天眷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

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
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今悉與酒饌也先土干
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
土干為他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
其甥把台罕質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
織金襲衣及大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杯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遠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為可尚也

宣德元年七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數夷狄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

敕榮曰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隄隄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
曷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
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
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
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

今日與爾兩人決之禁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
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策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卻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
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下之威德何謂無名且漢書朱匡前史爲榮何謂亦

臣等

傳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

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馬表示文武羣臣且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毒虐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不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

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
屢勤士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
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凡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
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七年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

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酉土雅之兵來寇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太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酉土雅皆未嘗歸化今豈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肯波勒之過宜降

敕慰使敦睦鄰好保境安民

天順四年秋八月虜酋宗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

而虜衆且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
徹于京師人民驚疑葉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英廟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學士李賢見
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
丁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官會議遣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

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

虎領兵赴紫荆關馬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
所獲見我兵不動云而復來遂復救二關之軍赴鴈
門人民恃此以不心

兵部尚書陳汝言門順權官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
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涕騰以爲不便下情不能
上達一日學士李賁從容言曰

英廟曰達人非我族類其言爲中國患昔辛送之江南遠
方今懷取來其言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
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
不願最善者後願去者仍從
之賢曰幸甚

進書表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晏性
素爲進書籍事頃又諒自幼志在學道博通經史并諸
儒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未充十年不出後授
四川成都府儒學署訓導歷俸三月爲因多病母老
即告致仕讀書養母以居敬窮理爲心躬行實踐爲
事而於經史等書多刊著述編集聖賢經傳之有裨
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自爲之序令臣將平昔所
聞爲之集釋以圖報稱爰於成化年間伏覲

憲宗皇帝御製貞觀政要序文勝欣躍以爲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生靈之慶也乃誦臣曰嘗觀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年至天順
末年

一祖

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先後相揆誠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乃照貞觀政
要格式立定四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學三

原缺

道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梯航脩德凝道之
大端也與商書之博約虞書之精一孔子之十貫同
一意焉蓋存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
一則一矣精則貫矣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王天下
之本區區故於二重可以徵諸燕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達諸天地而不能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矣雖定章商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爲
要哉臣父從事聖學四十有餘年其所得如此臣
不敢隱昧屢獻愚忠冀廣聖學之新書以傳

講帷以效野人獻曝之義不取者多茲日年將六十筋
力向衰痰氣時發心成痼疾雖請任使故不以干進
為嫌謹具本封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集釋二書專以義勇重侯才膺捧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謹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
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婁性謹上表

明政要後序

唐臣吳兢纂錄貞觀政要四十篇獻之中宗視爲寃文厥後文宗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自是以來其書盛傳于世迨我

憲宗皇帝御製首序其畧云太宗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誠爲至論萬古不刊臣等承庭訓知我

列聖明良存會都俞之言寬大之政所以植國體而裕民

生者一本於帝王之心法聖賢之道學其視貞觀之
治美趣霄壤而已哉

聖子神孫恪遵前軌一無所違則可久之業益彰可大之
功益著矣因遵臣父所定四十篇目博采羣書依類
編錄四百五十二條亦分爲四十篇蓋自正心脩身
以至格乎天下類編成帙倣吳兢之意僭題曰

皇明政要實之有道君子訂其字之訛外補其闕畧獻之
明天子用少効涓埃之報千萬一云

弘治辛亥二月下未

南水兵部郎中江安任所首謹識